

无悔之路

——一位进藏老兵的回忆录

白云洲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无悔之路

——一位进藏老兵的回忆录

白云洲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悔之路/白云洲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5487-0979-4

I. 无... II. 白...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969 号

无悔之路

白云洲 著

☐责任编辑 谢贵良

☐责任印制 易建国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876770

传真:0731-8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 本 720×1000 B5 ☐印张 19 ☐字数 347 千字 ☐插页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7-0979-4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白云洲简介

白云洲，男，1934年10月生于河北武安，早年参军入伍，为公安军内一师与中央警卫团文工队队员，1958年志愿调入西藏军区文工团，辗转雪域高原。为全军著名演奏家、作曲家。

序

魏克

毛泽东同志在 1950 年 1 月 2 日指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党的光荣而又艰苦的任务。”邓小平政委同年 2 月 6 日为进军西藏部队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西藏军区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经过克服和忍耐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西藏军区文工团的同志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白云洲同志原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工作，主要是为中央首长演出和伴奏。首都北京是个和平和舒适的地方，他在 1958 年 5 月 8 日调往西藏工作，这对于白云洲同志来说是一次人生的考验，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有着坚定的信仰，有着昂扬的为祖国现身的激情。他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为着西藏人民的幸福，为着祖国边疆安全，义无反顾地放弃内地舒适安全的生活，进军西藏！

我依稀记得白云洲同志来到西藏后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为藏族同胞和进藏战士们的演出中，那支笛子鸣奏着战士喜爱的曲调；那双指挥的大手，喊着大嗓门领教部队唱歌；他用半通不通的藏语与农牧民交流记录民族歌调；在行军演出中肩背武器乐器和天幕大包袱，依然精神十足地和同志们有说有笑，积极乐

观，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大老白”……经过这些考验和锻炼，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高原文艺战士了。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将军曾这样评价西藏军区文工团：“他们在艰苦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在任务繁重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培养出长期建藏、边疆为家、艰苦创业、自觉遵守政策纪律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而白云洲同志的《无悔之路》，正是对这种西藏精神在西藏文艺兵工作生活中生动、具体而真实的写照。

读了白云洲同志的《无悔之路》，仿佛把我们带回到那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战斗岁月，高原雪域的奇景、汉藏人民团结战斗的情谊、风云变幻的敌我斗争环境、丰富多彩的军区文艺战士的生活，历历在目，令人不忍释卷。书中记述生动，语言优美，内容有趣，情绪乐观，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考，再一次展示了那个年代军人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正如白云洲同志所说的：“一个人若在一个地方洒过汗水，流过鲜血，付出过辛劳，他必然会无怨无悔地热爱、保护这块地方，并一往情深！”

是的，“大老白们”是无悔的，我们都是无悔的。我相信，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代人，都会在这块浸透着自己汗水和鲜血的土地上无悔地奋斗终生！

本序作者简介：魏克，1920年11月21日生，山东济南人。原名魏兆珽。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历任宣传员、青年干事、指导员、保卫科副科长、联络科科长、宣传科科长、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文化部副部长、青年部长兼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昌都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群众工作部部长兼任中共达孜县委书记，藏字419部队政治部主任、50军政治部副主任、成都陆军学校副政委。1983年离休。

目 录

前 奏	1
-----------	---

第一乐章 徐缓的行板

一、成都	9
初见成都	10
峨眉五人行	11
慰问驻川剿匪部队	13
二、雅安	16
文工团，还是武工队	16
进藏第一关	17
雨城印象	18
二呀那二郎山	19
大渡河水与泸定桥	20
康定溜溜的城	20
康藏路上的道班和兵站	21
三、甘孜	23
第一个下马威	23
正遇民主改革	24
高原的太阳与蔚蓝的天空	24

翻越雀儿山	25
金沙江边	26
四、昌都	28
为何平叛	28
邦达草原和怒江	29
遇险的幸运	30
在左贡的密林里	31
政治学习小插曲	32
难过的星期天	33
《红霞》与黄鹂	35
回拉萨不能走康藏路	36
五、柳园	38
戈壁奇观	39
红柳	40
走进柴达木	41
六、格尔木	42
昆仑山的小草	43
喝氧是啥滋味	44
红旗兵站和高原汽车兵	44
七、那曲(黑河)	46
路遇叛匪	46
黑河——那曲印记	47
归心似箭	48

第二乐章 战斗进行曲

八、拉萨(一)	53
八郭街	54
“呀古西扎都”	55
“统战，统战，请客吃饭”	56
难得的学习民间音乐的机会	58
1959年3月10日	59
“这可不是演戏”	62

拉萨战役中的文艺兵	63
难忘啊,战地工作队	65
百万农奴站起来	67
敲破的锣鼓与活报剧	68
九、山南(洛卡)	70
古老的泽当	70
关门打狗	71
拉加里	72
隆子宗	72
下连当兵	74
行军路上	75
尼姑庙与小树林	76
战地的收获	77
八医院新来了上海姑娘	79
十、拉萨(二)	80
北京拉萨紧相连	80
内地来了新同志,藏族有了新学员	81
修纳金电站	83
生产菜地的故事	84
“政治上可不能伤风感冒”	86
十一、日喀则	88
“我家就在日喀则”	88
“我们向上走”	89
江孜城堡与亚东边防	90
帕里高原上的打鱼班	91
珠穆朗玛峰是仙女	92
十二、达孜	94
溪卡的春天	94
野兽睡卧在我的身上	95
都是野兔惹的祸	96
翻译的笑话	97
十三、拉萨(三)	99
青年监督岗	99

打猎的得失·····	100
同志，你走错了路·····	101
高天滚滚寒流急·····	102
十四、金东·····	105
崎岖难行的边防路·····	105
风雪除夕夜·····	107
我就爱照这块大石头·····	109
好岗好岗，十二至两·····	110
桃花 民歌 核桃·····	111
十五、林芝·····	113
文工团来了张政委·····	113
排练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故事·····	114
我的“罗曼司”·····	115
车祸与山毛桃·····	117
尼则 两万 林芝 灵芝·····	119
松宗步校与然乌湖·····	121
十六、昌都(二)·····	122
二进昌都·····	122
张政委推我上演笛子独奏·····	123
汽车轮子滚进军区，才能算安全完成任务·····	124
女同志们是好样的·····	125
十七、拉萨(四)·····	127
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	127
日光城的雨灾·····	129
革命历史歌曲的演出·····	130
择绕桥头的枪声·····	132
曲水渡口的强运·····	133
十八、达旺·····	135
到前线去·····	135
达旺的雾·····	136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137
我们见到了张国华司令员·····	138
达旺的情·····	139

毛主席命令我撤军·····	141
路过战俘营·····	142
达旺的路·····	143

第三乐章 热烈的快板

十九、西宁·····	147
我们是中央慰问团·····	147
盐湖、盐桥、盐巴路和盐晶·····	148
蓝色的青海湖·····	149
倒淌河与日月山·····	150
火车一声叫，我们流下了眼泪·····	150
全国都在学雷锋·····	151
二十、北京（一）·····	153
进京的激动·····	153
高原上下来一群黑兵·····	154
三座门与西直门招待所·····	155
五年后又在北京过“五一”·····	156
周总理为我们更改剧名·····	157
几则趣闻趣事·····	158
电台录制藏族乐曲和乐器改良·····	161
国庆节我们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	162
二十一、天津·····	165
回家的感觉·····	165
天津卫的吃·····	166
旧地重游·····	168
拜访老师·····	170
北仓扫墓·····	171
二十二、上海·····	173
在津浦铁路的列车上·····	173
北京西路与南京路·····	174
方言 习俗 趣事·····	176
雨天去浦东·····	177

北蔡与周浦	178
大世界、城隍庙和外滩	180
二十三、武汉	183
逆水行舟	183
汉口高级步校	184
入党	185
寒流与热潮	187
民众乐园演出的启示	189
朱部长亲临督战	190

第四乐章 恢宏的广板

二十四、北京(二)	195
西苑旅社	195
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节日	196
“该我们了”！	197
在“火炉”中的暂短时光	198
东四旅馆	199
访尼演出节目单	201
两次很有意思的观摩	202
国庆节怎能没有歌舞的演出	203
跟着《东方红》活动的纪事	204
出国前的准备	205
回到拉萨	206
二十五、加德满都	208
迎着风雪路，走出国门	208
过友谊桥	209
预演，怎么没有掌声	210
皇家剧院	211
加冕旅馆	212
在大使馆换肚子	214
广场演出与帕坦	215
与文艺界联欢	216

参观老王宫和佛祖圣地·····	217
巴拉比斯·····	218
友谊桥头的联欢·····	220
二十六、拉萨(五)·····	222
我们受到对外文委的表彰·····	222
共产党员住彝房·····	223
西藏的节日与庆祝自治区成立·····	224
不是尾声的结尾·····	227
附录 远离拉萨的门堆乡——参加“三教”工作队的日记 ·····	230
后记·····	288

前 奏

1958年5月3日，春末的北京，风和日丽。早晨我准备好行李，打算吃了早饭就搬上它去莲花池向西藏军区文工团在京的驻地报到。忽听司远队长喊我：“大白，你来一下！”我到了他屋里后，队长小声地说：“今天晚上有任务，我们几个要回去一次，你到西藏军区报到以后就赶快回来。”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十有八九今天晚上在离开北京之前能再见上毛主席一面，心中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匆匆地雇了一辆三轮车赶到西藏军区文工团把东西放下，办理好调动手续，便向刘（克军）协理员请假，说今晚有重要任务需要立即回去。刘协理员笑着说：“你看，我们还没有欢迎你哩，你就要走。不过我也知道你们都是特殊人物，我就不留你了。”他顿了一下又说：“要么这样，咱们团歌舞队决定后天就开始休假，明天你就别来了，5月12日前直接到成都集中吧。”他给了我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的地址后，我就离开团部办公室去找张任吾。张任吾同志也是我们中南海文工队乐队的，是提琴家盛雪老师（盛中国的父亲）的学生。他早我两个月调入这里，所以想向他多了解些该团的情况。我俩见面说了一会儿话，商定5月7日一同离开北京。因那时到成都坐火车得三天三夜，算着日子，这样可以提早两天到达，比较从容些。于是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就去前门火车站买了两张预售票，返回了帽儿胡同。

中南海文工队，其实就是中央警卫团文艺工作队。解放初期以公安警卫师文工队部分同志为基础，又从全国各部队文工团中选调了一些政治上可靠并具有文

艺特长的同志所组成，隶属中央警卫团政治部。任务是为中央警卫机关和部队开展文艺演出活动，以活跃文化生活。同时为中央首长周末举行延安式的娱乐晚会，演出小节目或伴奏舞会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内容。那时正值全军整编，军以下单位的文工团、队全部撤销，我们文工队也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从建制上脱离了中央警卫团，并入公安军政治部文工团，作为歌舞二队，随后不久便搬出中南海，住进了帽儿胡同。虽然离开了中南海，但每周的“首长晚会”仍然是我们的重点任务，得回去照样执行。想起我们搬出中南海的时候，那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很多首长和警卫团领导都对我们恋恋不舍。最难忘的是朱总司令专门安排来到我们的驻地——万善殿，与全体同志们合影留念，后来又送给每人一张他的签名照片。据他的卫士长讲，为了给我们照片，朱老总不同寻常地穿了西装，去王府井新从上海迁京的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像，可见老人对我们的感情至深。更使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叶子龙和李银桥同志的帮助下，毛主席也把侯波同志在杭州为他拍摄的一张“阳春白雪”宝照，亲自签名后，赠给我们每个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或者有人称我们是“主席身边的文艺警卫战士”，获此殊荣，真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

1958年正值反右运动后的整改阶段，部队也进行整编，军委决定公安军军种撤销，作为公安军政治部文工团，自然不可能存在，所以我队同文工团歌舞一队一道进行了整编。以歌舞团一队为主的大部分人员调往济南军区，组成了前卫歌舞团，话剧团并入了全总文工团；我二队的同志们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干部下放”、“上山下乡”的号召，纷纷申请到边疆去，到党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经过一段学习以后，有将近一半的人被批准去了北大荒。他们当中有周士君、张查那样的老同志，带着自己的爱人毅然而去，也有像张大隆和黄世敏、杨福进和胡敏贞同志那样，申领了结婚证，抱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奔赴边疆。至于吴凤君、熊乃雄、李艾、朱殊、蒋自重、汪祖熙、王成山、李铁柱、董若英……和我们当中最小的姑娘梁筱芳等同志，就不一一地细说了，他（她）们几乎每人都有一段积极要求下放的动人故事。那天在车站欢送战友们的宏大场面，相当感人，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他们高举红旗、眼含泪水、唱着战歌同我们告别。我为此还曾写过几行送别诗：

同志们，来，共唱一首歌，这支歌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是它将我们凝结在一起，挽臂前进，也是它，今天又要我们分离。但同样是踏着一种节奏，唱着同一个旋律。

当密山平原的荒野上马达声四起，这是北京传去的音乐；当我们在舞台上战

斗的时刻，心中会听见你们热情劳动的节律。

愚公同太行山和王屋山的搏斗，是为了能早早地见到东升的太阳；你们今天在阳光普照下，去饱尝完达山的风雪。为了什么？为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快速来临！啊，光荣的后代，光荣的行动，伟大的时代涌出英雄的人！这次我未被批准和你们共赴前程，也许，将命去攀上珠穆朗玛的峰顶，与你们共比奇勋……

在当时那种浓浓的政治气氛中被分配到各地各单位去的同志，都凭着一信念，那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服从组织分配”。我本来是和吹西洋管乐器的同志们一起分到总参军乐团的，后来在即将去报到的时候，有一天，李文政委突然把我叫到团部去说：“西藏军区需要一个会吹长笛的，向我们要人，因此决定改由你去西藏军区。”他还说：“趁年轻，到边疆去锻炼几年也好。”李政委是公安军文工团的政委，又是原公安二师文化科长，我的老上级这样说，而且是语重心长，所以我当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同时还心想，作为搞音乐的来讲，西藏的民族歌舞丰富而有特色，去那里一定有发展。就这样一天之内，改变了我的命运，还真叫我那首诗给言中了。因此我比张任吾他们迟去莲花池报到。

我返回帽儿胡同，一个下午都坐立不安，急切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当我们走进我们所熟悉的工作场所之一——春藕斋时，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们已经把晚会第一支乐曲奏响。人还不多，朱老总一家已在幽静中跳起了“漫步”舞，老人家习惯早起早睡，每个周末都是早早地就来了，慈祥地跟我们的女同志们边跳舞边聊天，讲诗文。记得有一次我在休息中听到过老总吟诵“庭中杂树多，独为梅咨磋……”的诗句。康克清同志历来是和孙子辈的孩子们跳着玩，不时发出一点笑声。哦，多少年了，每个周末都是我们的任务，不是春藕斋就是西楼，很少去别的地方。刘少奇、周恩来也都经常参加，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乐曲。每次总理都要到我们乐队来到招呼说“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是早早地吃过晚饭，乐队的同志们都带上各自的乐器，用三轮车蹬着大型乐器和爵士鼓；舞队、歌队的同志们换上便装，跟我们一起排着队经过哨卡，来到场地做准备工作。今天竟然能这样徒手轻松地来这儿参加晚会，令人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和异样的心情。

自从到北大荒的同志们走后，我们乐队的人手不齐了，中央警卫局就把这里的“任务”酌情分派给驻京各文艺团体。但我们几个还没走的，每周仍旧要来。局领导说是来对他们进行“指导”，说实在的哪敢称为指导，其实是因为我们熟悉了每个首长的习惯和爱好，叫我们来介绍些情况和经验罢了。本来五一劳动节那个晚上来时，我就以为是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任务了，但那天毛主席不在北京，连天安门的庆祝大会也未出席，没见到他老人家不免觉得是最大的遗憾。真没想到

今天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见到一组的同志已来值班了，心里更笃定今夜肯定能见到主席。

春藕斋墙上大挂钟的指针指向十点的时候，主席那高大的身影，果然出现在正在进行的舞场上。他老人家从来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进来，因为那样进来，在场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要鼓掌，这是他老人家所不喜欢的事。每次天安门集会中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总是口中念着“人民万岁”。所以，当我们看到主席时，他正与我队舞蹈演员张美霞以他特有的舞步，上身一摇一晃带有中国秧歌风的姿势，踏着他所喜爱的湖南民间乐曲《金不换》的节奏，兴致勃勃地出现在众多的舞群中。我专注地来回望着主席出神，恨不得两眼变成摄影机以最大的容量把这情景收录其中。毛主席啊，我即将离开您要到边疆去了，让我再多看您几眼吧。

就在我呆望出神的时候，司队长“叫醒”我，告之我万万想不到的惊喜：主席要在舞会中间休息时接见我们。让我们五个男同志，代表调到外地去的同志向主席告别，其中有到兰州去的姜长源、到济南去的郭永悦和王明中，他们都觉得我去西藏最远，把我推到第一个。主席见我们向他走过来，不等我们走近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那巨大而温暖的手同我们一一相握，并问我们都叫什么名字（因为女同志和主席跳舞接触较多，他都叫得起名字）。顿时一股暖流涌满我的全身，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当主席坐下来后，问我们要调到什么地方去。先问我，我说我去西藏军区，主席立即反问道：“怎么去那么远啊？”我激动得一时语塞，文不对题地可劲地回答说：“我到那里去后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他见我们有些紧张，就笑眯眯地对我们讲：“你们这几年在这里工作，很有成绩，都很辛苦。”我们都说：“我们工作得很不够，今晚向您辞行。五一主席不在，我们还以为走之前见不到您了！”他马上打断我们用湖南的高音声调说：“这不会到了么，这不会到了么，哈哈！”接着又缓缓地说：“你们到外面去工作，不要觉得是从这里出去的就多么了不得……”这时音乐响起，陈泓同志来请主席跳舞，结束了这幸福的一刻。我们顿时觉得时间走得太快，迟迟站在那里不知动弹。脑子里一直在回味着他老人家接见的情景，最后晚会怎么结束，怎么回到帽儿胡同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回到宿舍立即把它记在日记本上，兴奋得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刘万祥同志帮我一起到火车站去办理托运（把我的自行车运到天津，把随身行李铺盖托往成都）后，我俩在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他新买的照相机照了几张相，作为离别北京的留念。接着我将一些不用的东西送到大吉巷干爹干妈家，再同住在附近的我的童年好友张家兴告了别，下午乘火车回到天津的家中。